

# 《五彩舆》【八本】

## 主要角色

海瑞：老生

徐海：净

冯莲芳：旦

鄢懋卿：净

赵文华：丑

## 情节

海瑞押赵咏香一行至尼庵审讯，与徐摩云相遇，识破行藏。时顾慥、张青、罗玉亦来到。海瑞问明原委，始知罗玉为王三之妻，即使张青配罗玉，赵咏香改嫁王三，各责三十大板。赦张矩无罪。又问徐摩云改装来此之故。徐摩云敬海瑞贤明，实告为慕戚继光大将军之名而来。海瑞使解佩剑为证，佯称原为作伐。时赵文华一行解到，鄢懋卿复来请释褚德。海瑞忽命左右擒徐摩云，徐摩云大惊而走。海瑞依约将赵文华等开释。并留顾慥在衙中攻读，以图上进。忽报冯莲芳被擒，顾慥登时晕绝，海瑞许顾慥相机营救。及闻赵文华病愈，立即前往伺候。王汝贤逼冯莲芳成亲，冯莲芳佯允，俟机欲杀之，为王汝贤所败。部将贾化来援，与冯莲芳共擒王汝贤。假拐王兵往袭金鳌岛，路遇徐摩云，冯莲芳与之交手，王汝贤与徐摩云同时被擒。赵文华祭海，不许一应官员陪祭。海瑞与宗礼求见，赵文华不与交谈，祭毕即回京复旨。海瑞方知褚德即赵文华。徐海领兵至，海瑞亲往劝降，被徐海扣留营中，以美人计诱之，反欲劝降海瑞。

## 根据《传统剧目汇编》第十九集：伍月华藏本整理

### 【第一场】

(【六么令】。四壮役、四青袍、四皂班、王三、赵咏香、张矩、海瑞同上。)

海瑞 (念) 读书只说治民易，名成方晓为官难。  
(白) 下官海瑞。挽托鄢大人救了戚世兄。遇王三、张矩大闹法场，杀奸一案，词内牵连水月庵老尼在内。吾因张小姐、冯莲芳俱住在彼，是要亲自前去查讯，免致误事。  
(唱) 左右，人犯带好！  
想下官得成名读书为本，  
却因何疑难事结果连根？  
水月庵又不得不去查问，  
若疏忽怕的是连累好人。

(众人同下。)

### 【第二场】

(四青袍、家丁、鄢懋卿同上。)

鄢懋卿 (念) 人言富贵神仙景，我说功名傀儡人。不信请君回头看，此身即是戏中身。  
(白) 下官鄢懋卿。为何说此四句，只因赵兄奉旨祭海，竟敢改装嫖院，却被海瑞枷起。我若不救，性命休矣。只得说他是吾之表兄，求他开释！可恨海瑞必要央吾去救戚勇，他才释放赵文华。幸喜说得戚继光赦了戚勇，因此亲自衙前来会海瑞。  
左右，快去通报！  
家丁 (白) 快去通报，鄢大人前来拜会！  
书吏 (内白) 来了。  
(书吏上。)  
书吏 (念) 承充萧曹业，逢迎显耀官。  
(白) 我老爷不在衙中，不敢当大人驾！  
家丁 (白) 你老爷哪里去了？

书吏 (白) 为奸情案件带了人犯到水月庵审案去了。  
 鄢懋卿 (白) 哦，那枷犯褚德呢？  
 书吏 (白) 现在城隍庙中。  
 鄢懋卿 (白) 知道了，去罢！  
 书吏 (白) 是。  
 (书吏下。)  
 鄢懋卿 (白) 枷不开恐误事，不免带了褚德同往水月庵，看海瑞开枷。  
 左右！城隍庙去者！  
 (唱) 月满则亏器满倾，  
 玄机参透笑红尘。  
 贤良忠正获天福，  
 刻薄奸巧害自身。  
 (众人同下。)

## 【第三场】

(杨珍上。)  
 杨珍 (白) 咳！  
 (念) 良心要好，善恶有报。祸福无门，惟人自招。  
 (白) 在下杨珍。想我大人奉旨钦差祭海，可算得荣耀已极。鬼使神差，他要改装去嫖妓。偏偏撞着海瑞，同那忘八枷在一处，岂不是造孽太过？幸亏无人知道他的真名实姓。是我好容易买通差役，在城隍庙藏住。如今百官禀见，天天答染病在床，我那伙计蒋玉箝口结舌，我恐他走漏风声，我又要在此伏侍。真是心悬两地，甚是耽险，哎呀好不怕人！天哪天哪！  
 (念) 平地波浪比海险，满怀心事对谁言。  
 (许四、赵文华以风帽盖头同上。)  
 许四 (白) 老子怪闷得慌，要出房走走！  
 (许四跑。)  
 许四 (唱) 连累我拖着枷实在可恨，  
 为什么坐黑屋不许出门？  
 赵文华 (白) 哎呀大哥，轻一点！你又怎么了？  
 杨珍 (白) 哎呀呀，坐得好好的，你为何又跑出来了？  
 许四 (白) 太爷枷我们原为在街上示众。你们要躲在城隍庙僻静之处，还则罢了，又弄在小屋里来黑洞洞，这不是叫我下地狱吗？  
 赵文华 (白) 哎，忘八大哥！你平生缩着头怕见人的。今日抗了枷为何倒要伸头露面不怕人，是何道理？  
 许四 (白) 呸！往日当忘八就怕人，如今是枷人，还怕什么？  
 (二差役同上。)  
 差役甲 (白) 呔，你这东西怎么这样不安顿？房中坐不住又出来闹，就在这里坐着罢！  
 许四 (白) 好，这里坐着看得见哪。  
 (许四、赵文华同坐。官媒婆、马守贞同上。)  
 马守贞 (唱) 平白地起波澜拆断头颈，  
 特地来送茶饭以表旧情。  
 (白) 许当家的在哪儿啦？  
 许四 (白) 哎呀我的当家的。  
 (许四哭，鼻涕弄赵文华一脸。)  
 赵文华 (白) 咳，肮脏东西弄我一脸！  
 (杨珍替赵文华擦，许四跳。)  
 许四 (白) 哎呀！我的乖乖。  
 赵文华 (白) 哎呀呀，我受不了，你怎么样了？  
 杨珍 (白) 大哥，从容些！从容些！  
 差役甲 (白) 呔，许四安顿些！  
 官媒婆，你好不懂事！马守贞是你看押，怎么领她到此地来闹事啊？

官媒婆 (白) 二位，她今虽然犯法，也是半路夫妻一场。来送碗饭给她丈夫吃，我怎么好说不肯哪？

二差役 (同白) 胡说乱道！快与她回去罢。

马守贞 (白) 二位老爷请息怒！我有两句话说了就走。  
老四呀，你莫要毛包，我有几句分别话说与你听。

许四 (白) 什么别离话？

马守贞 (白) 别后太爷就要将我发官媒赎卖，因此我送饭菜来你吃。从此分别再不见面了。  
(许四跳。)

许四 (白) 哎呀，就要分别了？

赵文华 (白) 哎呀忘八大哥，不要跳！  
(杨珍按住许四。)

杨珍 (白) 大哥，安顿些！

许四 (白) 奶奶你好狠心哪，抛了我走了！  
(许四哭。)

马守贞 (白) 这不怪我害你，怪贼官赵文华那个忘八羔子害我。所以我又害了你呀！

二差役 (同白) 哇，你大胆！敢提起赵大人名讳，真是讨死。

马守贞 (白) 不是我骂他，听我告诉你二位。

二差役 (同白) 告诉什么？

马守贞 (白) 我十四岁就遇上赵文华，言定娶我为妾。他进京求名，一去廿三年，杳无音信，只骗得我痴心妄想，专等他来接我前去。后来才听见说他做了大官，在严嵩府下当了走狗。所以我忽然意动，仍旧开门为娼接客。你瞧这许四当年是什么人？

二差役 (同白) 不过是个忘八。

马守贞 (白) 是忘八倒还合算呢。告诉你们，说不得他如今这个样。当初他也是骑马坐车、听戏、喝花酒、爱耍爱闹的朋友。因在院中作嫖客，昼夜欢乐，钱化尽了，舍不得走，才做了忘八。

二差役 (同白) 也难怪他爱闹毛包，原来是个大老官改行啊。

马守贞 (白) 二位，若不是赵文华误了我廿三年青春年少，我也不至于重开门户，怎么能够连累许四当了忘八？岂不该骂赵文华那坏种忘八旦吗。

二差役 (同白) 哇哇，现在赵文华大人放了祭海的钦差，你们不可胡骂闹事！  
官媒婆，快领回去！

官媒婆 (白) 马奶奶快回去罢！不要闹出事来连累我。

马守贞 (白) 请问二位老爷，赵文华当真做了祭海大钦差了吗？

二差役 (同白) 当真的，你不要大呼小喊，连累我们。快走罢！  
(赵文华出鬼脸神气。)

马守贞 (白) 我去找那奸贼赵文华去。  
老四啊，今日分别，从此你我无缘相见了。

许四 (白) 哎呀！你杀了我了。

马守贞 (唱) 想红尘生和死有甚要紧，  
拚性命去骂他无义奸臣。  
(白) 老四啊！  
(唱) 三载恩情今日尽，  
(许四跳哭。)

许四 (白) 哎呀妈呀！

马守贞 (白) 罢！  
(唱) 从今后见面难大限各分。  
(马守贞、许四同一冲、两冲，官媒婆拉马守贞同下。)

许四 (白) 哎呀天哪，好不惨煞人也！

赵文华 (白) 咳，你安顿点罢！  
(四青袍、鄢懋卿同上。)

鄢懋卿 (唱) 朋友谊担惊险驰驱原应，  
城隍庙只见他鸠头鹄形。

青袍甲 (白) 呔，县差呢？鄢大人传看枷犯！

二差役 (同白) 伺候大人。  
 鄢懋卿 (白) 差役!  
 二差役 (同白) 有。  
 鄢懋卿 (白) 这枷犯我已向你太爷说了开枷，我往水月庵去，你等可带了枷犯随我马后同见你家太爷！开释之后，重重有赏。  
 二差役 (同白) 小人们恐本官见罪，不敢奉命。  
 鄢懋卿 (白) 哎呀呀，难道我不及你太爷？带了走！  
 二差役 (同白) 是。  
 许四 (白) 好大人，叩谢你老，公侯万代！  
 (许四叩头，连累赵文华叩头。)  
 鄢懋卿 (白) 哎呀，不消，扶起来！  
 二差役 (同白) 是。  
 (鄢懋卿使眼色与赵文华。)  
 鄢懋卿 (白) 你这个样坐不得轿，骑不得马，也遮盖不住，只好这样走了。县役呢？  
 二差役 (同白) 有。  
 鄢懋卿 (白) 本院先行。你可好好扶了他们速至水月庵，不得违误！  
 (唱) 开枷后有重赏决不失信，  
 到水月庵休迟误快快随行！  
 (鄢懋卿、四青袍同下。)  
 二差役 (同白) 鄢大人既已吩咐，你二人抗着枷走罢！  
 杨珍 (白) 老大哥，将帽子放下来遮脸。  
 (杨珍扶赵文华。)  
 许四 (白) 哈哈，快开枷了，我好喜也！  
 (许四欢跳。)  
 赵文华 (白) 你莫非要上天么？  
 许四 (白) 开枷么，我怎么不乐呢？  
 赵文华 (白) 你先抗着，还不定开不开呢？难道准乐么？  
 许四 (白) 是是是，走了！  
 (许四跑。)  
 赵文华 (白) 哎呀呀，大哥慢走！大哥慢走！  
 二差役 (同白) 呔，许四忘八旦，好生走罢！  
 许四 (白) 知道了。  
 (唱) 此一去但愿得开枷得命！  
 赵文华 (白) 不要冒失啊！  
 (唱) 还恐怕惹大祸趁早放心。  
 许四 (白) 是是是，领教领教。  
 赵文华 (白) 走罢！  
 许四 (白) 不敢不敢，大爷请！  
 二差役 (同白) 咳，不要假斯文了，快走罢！  
 (许四拢头摇枷，连累赵文华摇头。)  
 二差役 (同白) 真正混蛋哪。  
 (众人同下。)

## 【第四场】

(徐摩云上。)  
 徐摩云 (唱) 我只为情一点心绪不定，  
 来鄞县打枷犯险乎露形。  
 (白) 奴，金鳌公主徐摩云。只因被戚继光打动一片心肠，故此女扮男装，来在宁波，私访戚郎。走至大街，被枷犯碰着，又与冯家女子斗争一场，听说她与戚继光住在水月庵中，故此前来探听消息。一路而来，听说此处就是水月庵。  
 (徐摩云看望。)

徐摩云 (白) 且喜门儿半掩半开，待我悄悄进去一探便知。  
(唱) 探消息我只得悄悄而进，  
问一问冯家女如何之人。

(徐摩云下。通惠、春秀、张月娇同上。)

张月娇 (唱) 叹光阴去不归白驹泡影，  
住女庵我倒也愿意安心。

通惠 (白) 张月娇！我见你终日愁眉不展，请至禅堂坐下叙谈叙谈，意下如何？  
张月娇 (白) 我也正要与你谈谈心。  
春秀姐，你也坐下。

春秀 (白) 张小姐，你与我家小姐姐妹相称，怎么我好坐下？  
张月娇 (白) 我乃落难之人，蒙你小姐垂爱，承春秀照拂，大家坐下叙谈何妨？  
春秀 (白) 如此告坐！  
通惠 (白) 请问小姐有何心事？  
张月娇 (白) 只因我父亲被赵文华所参，斩于京城菜市口。此仇未报，好不伤心人也！  
(徐摩云暗上，偷听。)

张月娇 (唱) 我的父官居在总督重任，  
剿贼寇可算得莫大奇能。  
赵文华要馈赠我父不允，  
参一本斩菜市一命归阴。

(徐摩云大怒。)

徐摩云 (白) 哎呀什么赵文华，奸得这样可恨哪！  
(通惠、张月娇、春秀同惊。)

通惠、  
张月娇、  
春秀 (同白) 啊，你是什么人？  
徐摩云 (唱) 听此言气得我火烧双鬓，  
赵文华害良善他是何人？  
遇着俺管叫他龙泉断颈，

通惠、  
张月娇、  
春秀 (同白) 你到底是什么人？  
徐摩云 (白) 呸！  
(唱) 问你们为什么无智无能？  
春秀 (白) 住了，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何轻轻悄悄走进庙来，大嚷怪叫？  
徐摩云 (白) 你要问我么？来来来，随我到房中告诉你。  
春秀 (白) 好混蛋的强盗？你要躡辱我，只怕不能得够？  
徐摩云 (白) 哎咦，谁来躡辱你，当家师父引进去叙谈叙谈。  
通惠 (白) 阿弥陀佛，我不敢和你进去。  
徐摩云 (白) 啊，怎么你们都没有正经说话？  
春秀 (白) 呀呸！男女授受不亲，有什么话说？你敢在此撒野，招打！  
(徐摩云背供。)

徐摩云 (白) 俺竟忘了我改了男装，这就难怪她们生气。  
啊，当家师父，哪里是方便之处？

通惠 (白) 哎呀呀，我这里是女姑庵，你还不快出去！  
徐摩云 (白) 我原为你这里是女庵，我才进来要走动走动。  
春秀 (白) 呸！好混账东西，快滚出去，不要讨打！  
徐摩云 (白) 哎呀呀，我实在要走动，说不得要借光借光。  
通惠 (白) 使不得！使不得！快出庙去吧！  
徐摩云 (白) 人有三急，就在这后院罢。  
(徐摩云笑跑下。)

春秀 (白) 这是哪里来的一个野种？让我去瞧瞧，打他出庙！  
通惠、  
张月娇 (同白) 咳，你去不得！

春秀 (白) 我不怕，你们在这里等着，待我到后院找这个忘八羔子打他出去。  
(春秀下。)

通惠 (白) 小姐你不要走动！  
张月娇 (白) 是。  
(四壮役、四青袍、四皂班、王三、赵咏香、张矩、海瑞同上。)

海瑞 (唱) 在法场救活了戚勇之命，  
为杀奸来女庵搜讯实情。  
庙门外下坐马人役随进！

通惠、  
张月娇 (同白) (太爷) (恩公) 来了，吾等叩见！  
海瑞 (白) 张小姐免礼请坐。  
张月娇 (白) 恩公在此，难女不敢坐。  
海瑞 (白) 如此且请退！本县有公事讯问。  
张月娇 (白) 遵命。正是：  
(念) 衔恩辞明府，避险入禅堂。  
(张月娇下。徐摩云、春秀同扭上。)

徐摩云 (白) 哇，好丫头，怎么人家走动，你来偷看？  
海瑞 (白) 啊，这是何人，敢来女庵厮打？  
四皂班 (同白) 太爷在此，还不住手！  
春秀 (白) 好坏种！男子汉，竟敢跑进女庵来屙屎？  
四皂班 (同白) 海太爷在此。  
春秀 (白) 太爷来了，春秀叩头！  
海瑞 (白) 你小姐不在庵中，怎么好与这男子厮打？  
春秀 (白) 禀太爷：我同张小姐、通惠师在此谈心，这个东西走进庙来高嚷怪叫，忽然间又要到庙中行动大小便，我追到后院赶他出去，他提上裤子就和我厮打。太爷，你说他讲理不讲理？

海瑞 (白) 你这野人，为何来在女庵行动？  
徐摩云 (白) 人有三急，我来走动，与你县官什么相干？  
海瑞 (白) 哇！  
(唱) 此乃是清官事岂容含混，  
当本县你竟敢对吾胡云。  
照光棍害良民就该拿问，

四皂班 (同白) 是。  
徐摩云 (白) 啊！  
(唱) 提防着斩贼官腰下青萍。

海瑞 (白) 哈哈，世路不平，豺狼当道，难怪你出言唐突！我也难与你分辩。你且转过面来，认认我海瑞为人如何，再拔剑不迟。

徐摩云 (白) 哈哈，俺非鼠窃狗盗，岂肯怕人，请看！  
海瑞 (笑) 哈哈哈哈哈！  
徐摩云 (白) 为何发笑？  
海瑞 (白) 哦！  
(唱) 我看她面满月桃花相衬，  
柳叶眉杏儿眼发似黑云。  
这神气显然是女儿身份，  
(笑) 哈哈！  
(唱) 猜破她巧机关十有九分。  
(白) 人役们，命你们把住庙门，一概人等不许出入！外面有人进来，禀过容进。

(二壮役同下。)

徐摩云 (白) 你将俺封锁庵内，俺也不惧。  
海瑞 (白) 你且地下少坐！看本县问件婚姻公案，再与你叙谈。你看如何？  
徐摩云 (白) 这有何妨，俺就坐在地下，听你问案。  
(二壮役同上。)

二壮役 (同白) 禀老爷！冯小姐差人送顾慥相公前来求见太爷，在县中我们照应与他，他必要

找至庙中拜会。

海瑞 (白) 哦！顾慥到来，必有原故，请他进来！

二壮役 (同白) 请顾相公！

(张青、罗玉、顾慥同上。)

顾慥 (念) 幸离大苦海，重拜旧甘棠。

(白) 啊老父台，顾慥拜见！

海瑞 (白) 岂敢，贤契少礼！

春秀 (白) 春秀与相公叩头！

顾慥 (白) 哎呀呀，你这丫头跟着你姑娘好跑哇？

春秀 (白) 是小姐叫我跟着走的呀。

(张青见张矩。)

张青 (白) 哎呀兄弟，你们怎么跟到这庙里来了？

张矩 (白) 好好好，我哥哥也来了。

(王三见罗玉。)

王三 (白) 哎呀，你不是吾妻罗玉吗？好哇！你竟敢偷着嫁人。太爷，这罗玉就是俺的媳妇。

张青 (白) 呸！她是我的妻子，怎么成了你的媳妇？

赵咏香 (白) 好张青啊，背着老娘又讨了老婆，把吾放在哪里？我把你这天杀的。

徐摩云 (白) 啊，他们这些是什么事情？看这官怎样发落？

海瑞 (白) 唔。你等不许嚷嚷！候本县判断！

王三、张青、赵咏香 (同白) 是。

海瑞 (白) 顾慥贤契，因何至此？

顾慥 (白) 学生因来找冯莲芳，行至中途遇见舍内弟冯三元。

海瑞 (白) 哦，三元贤契也来了？

顾慥 (白) 他是去海寇赎取汪小姐去的，离宁波不远，被徐海截住，幸而逃走，得遇冯莲芳。差张青、罗玉送我前来，乞老父台照拂！

海瑞 (白) 原来如此。

顾慥 (白) 春秀，引你相公廊房休息。候吾问罢案件，再来叙谈。

春秀 (白) 谢父台！

(春秀、顾慥同下。)

海瑞 (白) 王三！

王三 (白) 有。

海瑞 (白) 你在淳安县赶驴，为何来到此地奸淫妇女？

王三 (白) 小人原是鄞县人。十五岁上聘定罗寡妇之女罗玉为妻。未曾过门，小人就跟着爹娘到淳安县去做买卖。我父亲身死，我就赶驴为生。十年与罗寡妇未通音信是真，小人如今积了几两银子回来见吾岳母，心想娶妻。不想我岳母带了女儿在这水月庵出家做了姑子，以后又说罗玉中了妖邪精缠住，已经嫁了人了。小人无法，又贩了黄雀糊口。

海瑞 (白) 通惠！

通惠 (白) 贫尼在。

海瑞 (白) 既是王三是你女婿，你女儿为何又另嫁别人？

通惠 (白) 只因王三出外十多年没有音信，小女是冯莲芳小姐为媒，才嫁了这个张青。

赵咏香 (白) 张青你好没良心！你出去一月不归，原来是瞒着我讨亲？这是要太爷做主的。

海瑞 (白) 唔，不许多口！你又因何被张矩赶杀？

王三 (白) 小人挑着黄雀在街上卖走，在张赵氏的门前忽然小便，她在门前瞧见了我的黄雀，她叫我挑进去要都买我的，我当是她真买黄雀，哪知她爱上了我，拉住不放，我们两人正在不得开交之际，这张矩拿刀叫门，吓得我两人急了，跳墙逃走，所以撞见太爷。

张青 (白) 好狗淫妇哇！我一月不归家，你就乱偷人哪？

海瑞 (白) 唔！张青，你既有妻子在家，为何又停妻再娶？

赵咏香 (白) 好哇，太爷要问他的。

海瑞 (白) 嗯，不许多口！

张青 (白) 小人也是书香子弟，聘定慈谿县秀才赵文华之女为妻，就是这个赵咏香。近来小人的丈人做了严太师走狗，小人就与他恩断义绝，因此与妻子不合。心中气闷，来在水月庵烧香，偶尔与这罗玉调戏成奸，作怪装妖，被冯莲芳小姐拿住，问出真情，就叫我二人成了夫妇。并非出于小人的本心，求太爷格外施恩！

(海瑞点头暗想。)

徐摩云 (白) 哈哈，这冯家女子与俺一样行为，倒也爽快得很。

(海瑞点头。)

海瑞 (白) 赵咏香，你既是宦门之女，有夫之妇，为何如此放荡。

赵咏香 (白) 只因我父有书信，差人接我夫妻进京求名，不知为何我丈夫回信把我父大骂一场，与我父亲恩断义绝，誓不往来，因此小妇人心中不悦，加之他成月不归。那日我在门前闲站，才做出这件丑事来，乞求天断，感恩非浅！

海瑞 (白) 张矩为何持刀杀人？

张矩 (白) 小人因兄长常不在家，所以留心门户。昨日见我嫂嫂把王三叫在家中买雀，不见其出，只气得小人持刀捕杀。

徐摩云 (白) 哼哼，这样稀糟的官司，看你怎生判断？

海瑞 (白) 咳，听你四人招的口供，天理昭彰，令人可怕！

张青 (白) 张青！

海瑞 (白) 有。

海瑞 (白) 古人有云：人不淫我妇，我不淫人妻，你不在庙中宣淫人妇，你的妻子焉能失节？这也是你的报应。

赵咏香 (白) 太爷说得是。就请天断！

海瑞 (白) 张青，你夫妻不睦，如今奸情败露，已犯七出之条。你还是休弃？还是愿意领回？

张青 (白) 小人与赵文华恩断义绝，此女又犯奸淫，小人情愿休弃，不愿复好。

海瑞 (白) 哈哈，你倒有些志气。

王三！

王三 (白) 有。

海瑞 (白) 罗玉许配与你，你今十年无信，难怪她另嫁别人。你今日已有奸情案卷，你想怎样？

王三 (白) 她既嫁了人，我情愿不要。

(海瑞看徐摩云，大声。)

海瑞 (白) 嗯，任你等异言异服，改装胡行，察言观色，总难瞒过本署。

(徐摩云惊。)

海瑞 (白) 我想你等这样行为，不图私情，便是奸淫婚姻，倘遇贪酷之辈，定遭毒手。本县今日退情断理，法外施仁，把你们配个颠倒鸳鸯，管叫心神领会。

(徐摩云惊。)

张青、  
罗玉、  
王三、  
赵咏香 (同白) 求太爷天断！

海瑞 (白) 大明法律，和奸者杖八十，枷号一月。奸妇听从本夫去留。罗玉、咏香俱已犯奸，今张青、王三二人俱愿休弃，法无勉强。既已休弃，听其择配。与其求新，不如守旧。罗玉既配张青，赵咏香改嫁王三，事虽越乎情理，亦在于情理之中。

张青、  
罗玉、  
王三、  
赵咏香 (同白) 哎呀太爷天断！叩头百拜再造之恩！

海瑞 (白) 两对夫妻，虽然本心愿意，颠倒婚姻，将错就错。但是贪淫犯奸，法律难逃。人役！

四壮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将他四人押在庙门以外，每人责打三十大板！打罢回话。

张青、  
罗玉、  
王三、  
赵咏香 (同白) 好太爷，公私两得，我等甘心领责。

四壮役 (同白) 都下来罢！  
(四壮役领张青、罗玉、王三、赵咏香同下。)

海瑞 (白) 张矩！

张矩 (白) 在。

海瑞 (白) 捉奸在理，持刀犯法，本该重责，念你尚未伤人，情理可原，日后务正做好人。去罢！

张矩 (白) 谢太爷！  
好清官！好清官！  
(张矩下。)

海瑞 (白) 通惠养女不教，念你出家之人，从宽免议。快去烹茶伺候顾相公去！

通惠 (白) 好青天。  
(通惠下。)

海瑞 (白) 啊，那女子，你看四面并无外人，快将你的真情实事告诉本县！倘有用力之处，本县必须周全与你。若有半字虚假，只恐你身上无光。快请自裁。

徐摩云 (白) 喂呀！  
(唱) 好一个贤县令神明如镜，  
猜透了徐摩云暗中之情。  
(白) 喂呀，我满怀心事被他一口道破。也罢，我且隐下金鳌名姓，只说民间女子，为求婚姻，来访戚继光。暂且含糊回答，以求脱身之计。  
啊，贤县宰，我心中隐情已被明公道破，只得实言相告。

海瑞 (白) 好哇，快讲实言，本县自有援助。

徐摩云 (白) 请听了！  
(唱) 我本是民间女自幼无姓，

海瑞 (白) 哈哈，哪有无姓之人？

徐摩云 (唱) 都只为求婚姻改了男容，

海瑞 (白) 原来是为求婚姻改装。

徐摩云 (唱) 闻听说戚继光将才人品！  
(海瑞惊。)

海瑞 (白) 啊，原是为戚大将军而来？

徐摩云 (唱) 特来访但不知此言果真？

海瑞 (白) 哎呀！  
(唱) 听她言观其形心中已省，  
必须要设机关留住此人。  
(白) 原来你是为戚继光婚姻而来寻访，这有何难，戚大将军与本县和厚相交，知晓武艺，可以不消寻访。你若真心于归，可将佩剑解下交与本县，同至大将军署中，管保你成就这段婚姻，决不失信。

徐摩云 (白) 这倒使得。谅公亦非虚诈之辈，解剑何妨？  
剑啊！但愿你孤单而去，成双而归也。  
(唱) 想明公必定是言而有信，  
又何妨赠宝剑作个证凭。  
(徐摩云递剑。)

海瑞 (唱) 女英雄你从此安心守份，  
交与我海刚峰这段婚姻。  
(四壮役引张青、罗玉、王三、赵咏香同上。)

四壮役 (同白) 禀太爷，每人责打三十板。

张青、  
罗玉、  
王三、

赵咏香 (同白) 谢太爷责!  
(二差役同上。)

二差役 (同白) 禀太爷, 鄢大人带着枷犯褚德、许四, 到处找寻老爷, 与褚德开枷, 小人回他老爷不在庙中, 他便大怒, 打进庙来了。

海瑞 (白) 咳, 我在此正盘问机密大事, 偏偏他又来吵闹, 可厌, 可厌!  
(连场放枷。二家丁、赵文华、许四、杨珍、鄢懋卿同上。)

鄢懋卿 (白) 刚峰!  
(唱) 大丈夫必须要言而有信,  
情已准你为何不开放舍亲?  
(白) 海刚峰, 你、你、你真无味! 怎么你叫我讲情放了戚勇, 你又不开褚德之枷? 躲在这庙中审案, 岂有此理!

(赵文华见张青、赵咏香, 惊战, 抓灰土擦脸, 许四不依, 赵咏香、张青同见赵文华, 同惊疑, 同认不出。许四认出徐摩云。)

海瑞 (白) 大人息怒! 暂且消停。卑职现有一件机密大事, 审问完毕, 就开放令亲之枷, 少候一刻就是!

鄢懋卿 (白) 一刻也不能容缓, 快快替我开放褚德!

海瑞 (白) 咳, 大人, 你好无理呀!

鄢懋卿 (白) 啊, 海刚峰, 你、你、你执剑杀我不成?

海瑞 (白) 好糊涂!  
(唱) 公和私有缓急岂可概论?  
为什么絮叨叨失却斯文!  
(白) 王三!

王三 (白) 有。

海瑞 (白) 你将赵咏香领去, 夫妻好好度日去罢!

王三、  
赵咏香 (同白) 叩谢太爷。  
(赵咏香看赵文华, 赵文华低头。)

王三 (白) 快走乖乖! 他是个犯人, 看他做什么?  
(赵咏香吐舌头, 赵咏香、王三同下。)

鄢懋卿 (白) 海太爷, 别的事先搁一搁, 把褚德快些开枷罢!

海瑞 (白) 即刻就来。  
张青、罗玉! 你夫妻二人一定要回复冯小姐, 顾相公有我照管, 在此读书, 叫她放心。去罢!

张青、  
罗玉 (同白) 是。  
(张青、罗玉同下。)

海瑞 (白) 将这人锁了!

徐摩云 (白) 谁敢锁俺?

海瑞 (白) 哇! 你休得恃强! 婚姻性命皆在我掌握, 且不明言, 只说一字, 叫你知道。

徐摩云 (白) 你说哪一字?

海瑞 (白) 一个徐字。

徐摩云 (白) 哎呀!  
(唱) 他一言道破我改装形影,  
海刚峰可称得世上能人。

海瑞 (白) 将她锁了!

徐摩云 (白) 哇!  
(唱) 我本当打一个龙飞蛇競,  
住了, 本县亲自锁。

海瑞 (白) 住了, 本县亲自锁。

徐摩云 (白) 哇!  
(唱) 且看你是清官我自逃生。  
(徐摩云下。四壮役同误锁鄢懋卿。)

四壮役 (同白) 拿住了。  
(四壮役同打鄢懋卿。)

鄢懋卿 (白) 是我。  
 海瑞 (白) 哎呀是鄢大人，哪人呢？  
 四壮役 (同白) 逃走了。  
 海瑞 (白) 咳，大人害煞我了！  
 鄢懋卿 (白) 我怎么害死你了？  
 海瑞 (白) 下官虽未问出那人名姓，察言观色，她定是徐海之女，被大人打闹，趁空逃走，岂不可惜？  
 鄢懋卿 (白) 哎呀。  
 (鄢懋卿怔。)  
 鄢懋卿 (白) 可惜！此时也不必说了。海太爷，求你开恩把褚德放了罢。  
 海瑞 (白) 来！  
 四壮役 (同白) 有。  
 海瑞 (白) 褚德、许四开枷！  
 四壮役 (同白) 呔，跪上来！  
 (四壮役同开枷。)  
 四壮役 (同白) 禀，松刑！开枷已毕。  
 海瑞 (白) 褚德，看你堂堂一表人物，要作正人君子，必然富贵，今后务要改过前非。去罢！  
 赵文华 (白) 谢太爷。  
 (赵文华、杨珍同鬼脸，同下。)  
 海瑞 (白) 将许四赶了出去！  
 四壮役 (同白) 快滚！  
 许四 (白) 滚就滚。  
 (许四觔斗下。)  
 海瑞 (白) 大人，令亲之枷已开，别无话了，请回行辕去罢。  
 鄢懋卿 (白) 海刚峰，将我锁了殴打一顿，难道罢了不成？  
 海瑞 (白) 如此说来，大人为枷犯小事吵闹，以致海寇逃走，还要恳求捉她回来，卑职立等审办。  
 鄢懋卿 (白) 哎呀呀海太爷，我也没打伤，你也莫要叫我拿贼，算我是丁渭，你去做寇准。请了！少陪！  
 海瑞 (白) 奉送。  
 鄢懋卿 (白) 不敢，海太爷呀！  
 (唱) 史书上称直臣龙图寇准，  
 大明朝今出你海老先生。  
 你宏才蒙指教改日拜请！  
 (鄢懋卿下。)  
 海瑞 (白) 哎！  
 (唱) 恨此人将公事吵闹不清。  
 (白) 请顾相公！  
 (顾慥、春秀、通惠同上。)  
 顾慥 (白) 学生拜揖！  
 海瑞 (白) 贤契就在吾衙攻书，以图上进。冯小姐之事，且莫惦记！  
 顾慥 (白) 多谢老父台厚意。  
 (人役上。)  
 人役 (白) 禀老爷！方才大将军衙门探子报道：冯小姐与水寇交战，被水寇凿穿船底，冯小姐被擒，请太爷速去议事！  
 海瑞 (白) 哦，冯小姐被水贼擒去了？  
 人役 (白) 正是。  
 顾慥 (白) 哎呀！  
 (顾慥昏倒。)  
 海瑞 (白) 左右，快快扶起！  
 贤契醒来！  
 顾慥 (西皮导板) 听一言唬得我魂飞无影，

(三叫头) 小姐! 吾妻! 哎呀!  
 (唱) 可惜她义勇女有智的佳人!  
 (顾慥哭, 壮丁上。)  
 壮丁 (白) 禀老爷: 钦差赵大人病体痊愈, 晓谕祭海, 吩咐各官不必伺候。  
 海瑞 (白) 钦差病愈前去祭海, 别位不伺候可以, 我乃首县, 焉有不到之理? 顾贤契休得啼哭! 请至敝衙居住, 设法相救小姐就是。  
 顾慥 (白) 谢恩师!  
 海瑞 (白) 通惠!  
 通惠 (白) 在。  
 海瑞 (白) 张小姐与春秀在此, 好好款待! 日后自有谢仪。  
 通惠 (白) 是。  
 海瑞 (白) 带马!  
 (唱) 冯小姐逞英雄难保性命,  
 误送她俱都是戚大将军。  
 顾贤契到吾衙别图上进,  
 我且到海神庙伺候大人。

(众人同下。)

### 【第五场】

(四将官、众兵丁、众船夫、贾化同上。)  
 贾化 (唱) 奉将令带战船埋伏海岛,  
 但不知冯莲芳谋算可高?  
 (白) 俺贾化。奉了冯莲芳将军之命, 埋伏海岛西岸, 从贼船后面杀出, 此处已是外洋, 为何不见贼船动静?  
 兵丁甲 (白) 启禀老爷, 远远望见那旁有许多篷帆, 必是贼船, 你我紧紧跟随剿杀才是。  
 贾化 (白) 既是贼船, 速速赶上, 快将篷帆打转!  
 兵丁甲 (白) 众伙伴将舵扭转!  
 贾化 (唱) 擒水贼要奋勇随行情悄,  
 若失机对不起女中英豪。

(众人同下。)

### 【第六场】

(徐摩云上。)  
 徐摩云 (唱) 俺本是女豪杰海上灵岛,  
 险被他金链锁幸脱笼牢。  
 (白) 唉, 想俺徐摩云, 为戚继光一念之呆, 闯入宁波, 险被海瑞拿住。若不是鄢懋卿打闹, 怎能脱逃? 且喜逃进城来, 速速赶往海口, 回转金鳌岛便了。  
 (唱) 我只为太多情心错用了,  
 悔不该扮男装私出金鳌。  
 从今后收情念谨遵父教,  
 任他人美夫妻鸳鸯颈交。

(徐摩云下。)

### 【第七场】

(四水卒、四倭将、二船夫、王汝贤绑冯莲芳同上。)  
 王汝贤 (唱) 婚姻动擒淑女天缘凑巧,  
 将战船且拢岸配合鸾交。  
 (白) 众水卒将船拢岸, 歇息去罢!  
 (唱) 见孤峰含翠微青山碧草,  
 上山坡暂扎营歇息辛劳。

(白) 众水军, 将冯莲芳绑上来!

四水卒 (同白) 是。

冯莲芳 (唱) 你本是鱼虾辈敢施计巧!  
伤官兵罪不赦违反天条。

(白) 王汝贤, 快来杀我!

王汝贤 (白) 哈哈, 冯莲芳、冯小姐, 你乃旱地英雄, 竟敢上船? 俺水力无边, 凿穿船底将你擒在此地。现在你想求死也不可能, 劝你好好从俺婚姻, 就在海岛快乐一世。如有半字支吾, 俺就要用武了。

冯莲芳 (白) 哇! 水贼好不知事务, 成夫妻哪有缚着拜堂之理? 总要松绑好与你完婚。

王汝贤 (白) 此言有理, 海岛之中, 谅你难以逃走! 松开何妨。

(王汝贤松绑, 冯莲芳拔王汝贤剑。)

冯莲芳 (白) 水贼看剑!

(王汝贤、四倭将、冯莲芳同开打, 冯莲芳败下, 四倭将、王汝贤同追下。冯莲芳上, 四倭将、王汝贤同上, 同擒冯莲芳。)

冯莲芳 (白) 哎呀又被擒住, 如何是好?

(四将官、众兵丁、众船夫、贾化同上。)

贾化 (白) 呔, 众兵丁, 贼船拢岸, 快靠住船!

(四将官、众兵丁、贾化同上岸。)

四女兵 (同白) 好了, 贾将军来了, 参见将军!

贾化 (白) 你们可是我们官兵?

四女兵 (同白) 正是, 老爷快快救命!

贾化 (白) 快快松绑!

(众兵丁同替四女兵松绑。)

贾化 (白) 冯将军呢?

四女兵 (同白) 被水贼在海岛围住。

贾化 (白) 快快去救冯将军。

(四将官、众兵丁、贾化、王汝贤、四倭将双碰头。贾化打, 贾化、四将官、众兵丁同杀死四倭将, 同擒王汝贤, 同放冯莲芳。)

贾化 (白) 好野种, 你也被我擒住了? 捆好了!

众兵丁 (同白) 是。

贾化 (白) 冯将军受惊了!

冯莲芳 (白) 我这是头一次吃亏, 喝了一肚子水。谁知道这坏种能在水里凿穿船底害人!

贾化 (白) 如此把他绑上船! 回去见大将军报功便了。

冯莲芳 (白) 慢着! 自古道不入虎穴, 焉得虎子, 趁此机会正好袭取金鳌岛, 但是你我兵力单薄, 必有奇计方妥。

贾化 (白) 有何妙计?

冯莲芳 (白) 将这些水贼衣服剥下, 把他们全部杀死。给我兵穿上贼衣, 假充水贼, 倘遇贼船, 他等决不防备, 杀他个措手不及, 岂不是好?

王汝贤 (白) 冯将军, 你既要夺取金鳌岛, 俺愿投降作一向导, 你看如何?

冯莲芳 (白) 你愿投降倒是好事, 只是此刻难以凭信, 取了金鳌岛放你不迟。

贾化 (白) 将军言得极是。

众官兵! 将贼杀死, 换了衣服杀奔金鳌岛去者!

(四将官、众兵丁同杀同换衣服。)

冯莲芳 (唱) 凡用兵须变化齐整颠倒,  
充贼船提防他水底蹊跷!  
快将这王汝贤紧紧绑好!  
(白) 押上船去!  
(唱) 又只见一小舟驾于波涛。  
(白) 将军你看! 前面波涛之中, 有一小舟到来, 必是水贼, 须要提防!

贾化 (白) 待俺将船扭转, 问他是谁?

冯莲芳 (白) 多加小心!

贾化 (白) 众梢手, 将篷舵拿稳!

(徐摩云、二喽卒同摇船上。)

徐摩云 (唱) 宁波城得性命驾舟回岛，  
 (白) 呀！  
 (唱) 见船上众兵卒俱是吾曹。  
 (白) 喂呀好了好了，来船上的兵将俱是吾金鳌岛旗号。  
 吠！来将可是金鳌岛的兵将么？

贾化 (白) 正是，你乃何人？

徐摩云 (白) 俺乃金鳌岛公主，改装去往宁波探事而归。后面恐有追兵，你等大船速来接应！  
 (王汝贤惊。冯莲芳使贾化应)

贾化 (白) 既是公主，快请过船！

徐摩云 (白) 梢手，将船拢好！  
 (二喽卒同应，同扶徐摩云过船。)

王汝贤 (白) 啊公主休得过船！此乃宁波官兵冯莲芳假充也。

徐摩云 (白) 哎呀！

贾化 (白) 女贼休走！  
 (徐摩云打贾化落水下。)

冯莲芳 (白) 冯莲芳捉你。  
 (冯莲芳、徐摩云对杀，众兵丁同帮擒徐摩云。)

冯莲芳 (白) 好丫头！你女扮男装在宁波与我相打！今日被擒，有何话讲？

徐摩云 (白) 哇！冯莲芳！你既是女中丈夫，诡计伤人，算不得英雄！不必多言，快请杀我！

冯莲芳 (白) 哎呀，我的好妹子，有志气，有智慧，你放心罢，不害你就是，同至金鳌慢慢与你谈话。  
 众官兵！贾把总今已落水，难以寻找，你等将篷舵拿稳，夺取金鳌岛去者！

(唱) 这都是国家福神鬼暗保，  
 金鳌女改男装惹火自烧。  
 小丫头我和你自有计较，  
 请杀了我倒也干净！

徐摩云 (白) 借重你做质当好取金鳌。  
 冯莲芳 (唱) (众人同下。)

## 【第八场】

(左礼生、右礼生同上。)

左礼生 (念) 太宰乐典有不同，  
 右礼生 (念) 祭祀心诚神必通。  
 左礼生 (念) 天地生人皆达礼，  
 右礼生 (念) 何须刻板问周公？  
 左礼生 (白) 请了，可笑赵大人来了就生病，今日忽然痊愈。传话出来，今日晓谕百官免接免迎，我等赞礼理当应役，在此伺候。

(【内喊声、喝道声】。)

四青袍、  
 四官兵 (内同白) 文武官来也！  
 (四官兵、四青袍、旗牌、班头、宗礼、海瑞同上。)

宗礼 (唱) 来弹压海神庙某奉军令，  
 海瑞 (唱) 又只见白茫茫海阔天青。

左礼生、  
 右礼生 (同白) 礼生迎接太爷！  
 海瑞 (白) 小心伺候！  
 哎呀宗将军！

(念) 大海茫茫何处岸？  
 宗礼 (念) 人生碌碌实可伤。  
 海瑞 (白) 宗将军！  
 宗礼 (白) 海太爷！  
 海瑞 (白) 我想钦差赵大人一到行台就病了，好了就要祭海，祭海罢了，就要动身回旨，

看他的为人倒也情性难测？

宗礼 (白) 寅兄，你还不知此人，逢迎势利，并非公廉之辈。我因奉戚大将军之令，来在海神庙弹压，所以不得前来伺候。

海瑞 (白) 传言未必可信，且候到来一见便知。

宗礼 (白) 锣声响亮，钦差来也！

海瑞 (白) 人役，小心伺候！

(八文堂、伞夫、赵文华同上。)

宗礼 (白) 督标副将宗礼，奉大将军之命，来海神庙弹压地面，迎接钦差大人！

海瑞 (白) 调署鄞县知县海瑞迎接钦差大人！

(赵文华欲遮脸遮不住。)

赵文华 (白) 请起请起！本部堂钦命在身，一切不能攀谈，恕罪，恕罪！  
左右，看香案！

(海瑞看明白，惊，回想。【细吹打】。左礼生前站，赵文华大大方方至香案前面。)

左礼生 (白) 就位！

(左礼生赞礼，拈香，奠樽。赵文华三拜九叩。海瑞细认确实，愤恨。赵文华念表。)

赵文华 (白) 大明嘉靖三十六年春三月，特遣工部侍郎赵文华致祭于东南海神之前曰：宇宙宏开，乾坤浩大，奉天下以仁为君，收横流于静，如海荡云高，信乎神矣。屋楼蛟室，久矣奇哉，合天履中，不封禅于泰山，御世当阳，岂灭礼于碧壑，况乎鱼虾鼓浪，神灵默诛，东南之妖气半已潜消，国家之祭典宜加诚肃，用兹礼帛，惟神鉴享！

(【吹打】。左礼生赞礼，赵文华叩拜，祝白。)

赵文华 (白) 海神在上，弟子赵文华恭奉当今天子之命，祭祀沧海；伏乞海不扬波，鲸鲵潜形，神灵保佑黎民，安静商贾舟舸，蒙神国家，承手纳庆。弟子亦求庇佑，禄位高升！

(【大吹打】。赵文华三拜九叩。)

赵文华 (白) 祭祀已毕，外厢带马回朝！

海瑞 (白) 啊大人，卑职有要事密禀。

赵文华 (白) 本部堂奉旨祭祀，别无私言，贵县请自尊重！  
左右，起马回京！

(八文堂、伞夫引赵文华同下，海瑞呆望。)

海瑞 (白) 哎呀！

宗礼 (白) 啊寅兄，你这是怎样？

海瑞 (白) 咳，好了，此人去了。

(唱) 这是我眼无珠心未细审，  
既得之又放之自愧无能。  
纵豺狼去当堂越想越恨，  
俺必须做一个张纲埋轮。

宗礼 (白) 啊，我不明白你到底为了何事？

海瑞 (白) 宗将军非知，我前日枷号的闹唱的枷犯褚德，原来就是此人。难怪行台人役说道患病不出，原来他是被我枷了。

宗礼 (白) 噤声！哎呀寅兄，你乃聪敏之人，千万不可说破生事招非！

海瑞 (白) 却是为何？

宗礼 (白) 他乃祭海钦差大臣，既在娼院将他拿住，就该照直详办。如今你已放了他，就该缄口扞舌才是。若是谣言出去，他说你污蔑大臣，那时间你反有性命之忧。

海瑞 (白) 哎呀完了！此事我不找他，他必寻我。

宗礼 (白) 断乎不能！他叫作哑子吃黄连苦在心里，决无是非了。

海瑞 (白) 只是便宜他了。

(报子上。)

报子 (白) 禀宗将军、海太爷！海中来了一只大船，乃戚大将军夫人改装剿除金鳌立功而回。

海瑞、  
宗礼 (同白) 再探！

(报子下。)

海瑞 (白) 哎呀戚夫人到了，宗将军理当迎接。下官回避，将军在此伺候。  
宗礼 (白) 遵命。  
众兵丁！弓上弦，刀出鞘，迎接将军夫人去者！  
(四官兵、旗牌、宗礼、四青袍、班头、海瑞白两边分下。)

## 【第九场】

(众女兵、女大纛旗、汪彩霞、秦氏、二梢手引周氏同上。)  
周氏 (唱) 孤燕岛遇见了秦、汪二女，  
猛抬头又只见官兵旌旗。  
(四官兵、宗礼同上。)  
宗礼 (白) 报：镇海副将宗礼。来船报名，方可拢岸。  
周氏 (白) 听了！镇海大将军戚夫人改装杀贼而归。  
宗礼 (白) 夫人回来，外洋可曾遇见官军？  
周氏 (白) 我在外洋也曾遇见女将冯莲芳，为救我船杀贼落水。  
宗礼 (白) 有何为证？  
周氏 (白) 现有大将军弓箭为凭。  
宗礼 (白) 既是戚夫人到，船请拢岸，速速进衙！  
周氏 (白) 伺候了！  
宗礼 (白) 呔，人役们，准备车马伺候！  
四官兵 (同白) 是。  
(众女兵、女大纛旗、汪彩霞、秦氏、周氏同上岸，周氏上马，汪彩霞、秦氏同上轿，同下。)  
宗礼 (白) 请海太爷！  
(四青袍、班头、海瑞同上。)  
海瑞 (白) 寅兄何事？  
宗礼 (白) 果然是戚夫人。末将要护送夫人进衙去了。少陪寅兄，弟先行了！  
海瑞 (白) 如此将军请！  
宗礼 (白) 请！  
来，带马！  
(四官兵引宗礼同下。报子上。)  
报子 (白) 启禀太爷，今有水贼徐海，带领众寇由定海杀来，已近此岸，请太爷快快进城！  
海瑞 (白) 哦，徐海又带水寇杀来了？你再去打探！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海瑞 (白) 哈哈，吾正要捉拿徐海，他倒带领水寇来了？  
衙役们，哪里有盔甲借一副来，老爷穿戴。  
四青袍 (同白) 老爷乃是文职官员，要穿盔甲何用？  
海瑞 (白) 要擒那水贼徐海。  
四青袍 (同白) 老爷不要说儿戏之话。  
海瑞 (白) 哇！你们知道什么？当初汉朝张纲匹马说广陵贼寇张婴投降，以清国乱。本县虽然官卑职小，与前辈古人忠心俱是一样，岂惧徐海猖獗？快取盔甲来！  
四青袍 (同白) 禀老爷，盔甲营务中才有，此刻实在办不来。请老爷先进城再议！  
海瑞 (白) 贼人临境，岂可进城？既无盔甲，你等随我一同前去擒贼！  
四青袍 (同白) 哎呀，老爷，这件事小人们实在不敢！  
(【内喊声】。)  
四青袍 (同白) 贼兵大队来了，快快逃走罢！  
海瑞 (白) 哇，不要惊慌，快快随吾前去！  
(【内喊声】。)  
四青袍 (同白) 哎呀不好了，贼兵临近了，老爷不进城？我们都要进城逃命了！  
(三青袍同下，青袍甲站立。)  
海瑞 (白) 哇！你等不许跑！你、你、你们不许跑！岂有此理！竟自逃散了。  
啊，你为何不走哇？  
青袍甲 (白) 小人见老爷忠肝义胆，舍命擒贼，小人一腔热血也要跟着老爷走走。

海瑞 (白) 哈哈好一个一腔热血，快快带路，迎上贼队去者！

(〔内喊声〕。)

海瑞 (唱) 为臣忠为子孝理所应当，  
又何惧徐海贼水怪虾精！  
好一个义勇役快把路引！

(〔内喊声〕。)

海瑞 (唱) 大丈夫须立个盖世奇功。

(海瑞、青袍甲同下。)

### 【第十场】

(〔泣颜回〕。四倭卒、四倭将、大纛旗、徐海同上，报子跟上。)

报子 (白) 启禀大王：今有鄞县知县海瑞，单人独马前来，要见大王！

徐海 (白) 孤家因闻女将冯莲芳出洋，为此兵撤宁波。海瑞为何匹马而来，快快再去查探，  
身后可有兵将埋伏没有？

报子 (白) 得令。

(报子下。)

徐海 (白) 且住！海瑞既敢前来，孤家还避他不成？唔，自有道理收伏与他。  
众喽兵！

四倭卒、

四倭将 (同白) 有。

徐海 (白) 扎下营寨！

四倭卒、

四倭将 (同白) 是。

徐海 (白) 陆军头目听令！

头目 (白) 在。

徐海 (白) 快将后队抢来的女子传进帐来！

头目 (白) 呔，下边听者：将后队抢来的女子带进帐来！

(四美女同上。)

四美女 (同念) 良贱无所辨，只看悲欢间。

(白) 大王在上，吾等叩头！

徐海 (白) 罢了，起来讲话！

四美女 (同白) 谢大王。

徐海 (白) 唤你等进帐，非为别事，鄞县知县海瑞，此人倔强不堪。少时他到来，孤家欲  
用美人计，你等须当替孤降伏此人！

四美女 (同白) 遵命。

徐海 (白) 两厢伺候了！

(报子上。)

报子 (白) 启大王：打探明白，四下并无一兵一卒，只有海瑞随带一役前来，已至营门。

徐海 (白) 吩咐大开营门！

报子 (白) 大开营门！

四倭卒、

四倭将 (同白) 是。

(青袍甲、海瑞同上，徐海出营迎接。)

徐海 (白) 海太爷！

海瑞 (白) 徐海！

四倭卒、

四倭将 (同白) 啊！

青袍甲 (白) 呔！

徐海 (白) 不要如此！请！请坐！

海瑞 (白) 坐了。

徐海 (白) 海太爷，自淳安一别，不胜渴想，不意又得相逢，幸甚幸甚！

海瑞 (白) 人生聚晤自有一定，何足为奇。

徐海 (白) 大兵压境，公今此来莫非助吾乎？  
海瑞 (白) 唔，正是前来助你送死。  
徐海 (白) 何出此言？  
海瑞 (白) 本县说与你听。  
徐海 (白) 讲！  
海瑞 (白) 听了！  
(唱) 我太祖除元乱奉天承运，  
相传了数百年爱惜黎民。  
你今日做叛逆伤害百姓，  
上欺天下灭理不如畜生。  
我特来劝足下早早归顺！  
可保个身安稳锦绣前程。

徐海 (白) 哈哈，尊言未尝不是，孤已骑虎难下，不能中止，公既到来，亦难即回。  
美女们！

四美女 (同白) 有。  
徐海 (白) 且请海太爷后帐饮宴！  
四美女 (同白) 是。  
海太爷，请到后帐饮宴！

海瑞 (白) 哇！哇！哇！到后帐做什么？  
徐海 (白) 快快扶了进去！  
四美女 (同白) 太爷，快进去罢！  
海瑞 (白) 哇！  
(唱) 降不降在此地一言为定，  
同女子到后面使人疑心。

(四美女同拉扯海瑞。)

海瑞 (白) 哇！  
(唱) 强拉扯失体统徐海忒蠢，

(四美女同推拉海瑞。)

海瑞 (白) 大胆，岂有此理！岂有此理！

(四美女拉海瑞同下。)

青袍甲 (白) 呔，海瑞！  
(唱) 为贼盗也应知授受不亲。  
(白) 徐海，叫你母女推老爷进去心想为何？

徐海 (白) 好狗才，出言骂孤，乱刀砍死！  
(四倭将同砍青袍甲死，青袍甲下。)

徐海 (白) 海瑞呀！  
(唱) 今日里入牢笼休想逃遁，  
孤要学汉高祖收买贤臣。  
(白) 众将官！海瑞被留在营内，趁此机会前去袭取宁波，不得有误！

四倭卒、  
四倭将 (同白) 是。  
(四倭将、四倭卒同下。)

徐海 (白) 谨守营盘，孤劝海瑞归降去也！  
(唱) 孤不做尹大奇斩杀凶狠，  
爱忠臣要学个上古贤君。

(众人同下。)  
(完)